



欧诺弥亚译丛

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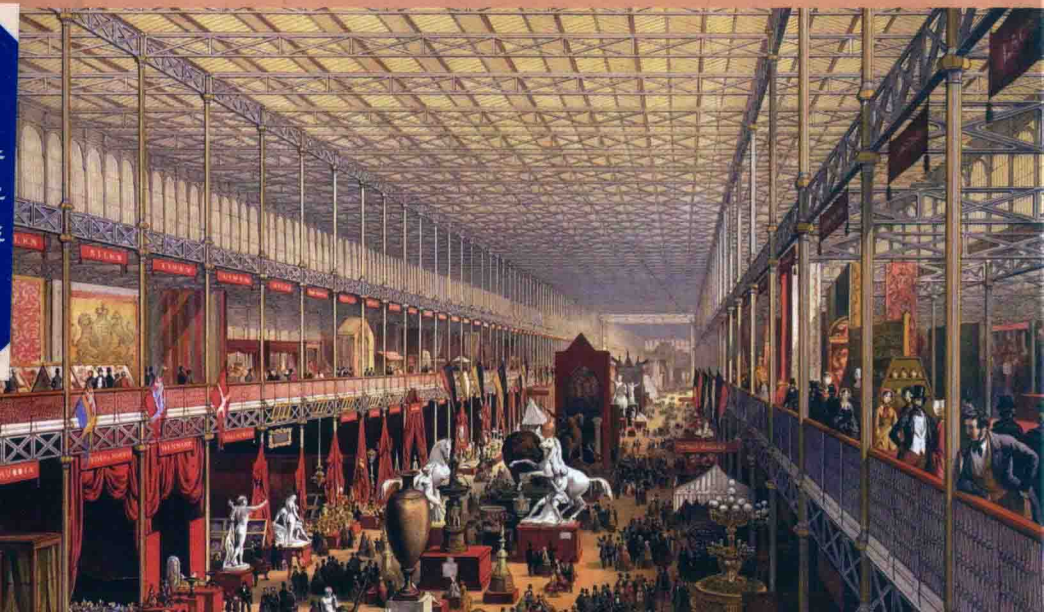
审美、行动与乌托邦

——威廉·莫里斯的政治思想

William Morris and the Aesthetic Constitution of Politics

[美] 麦克唐纳 (Bradley J. Macdonald) 著

黄文娟 译





十列 解古典法字集
欧诺弥亚译丛

审美、行动与乌托邦

——威廉·莫里斯的政治思想

William Morris and the Aesthetic Constitution of Politics

[美] 麦克唐纳 (Bradley J. Macdonald) 著

黄文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行动与乌托邦:威廉·莫里斯的政治思想/(美)麦克唐纳著;黄文娟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4795-7

I. ①审… II. ①麦… ②黄… III. ①威廉·莫里斯—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D095.6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4890号



William Morris and the Aesthetic Constitution of Politics

By Bradley J. Macdonald

Copyright © 1999 by Lexington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6-359号

审美、行动与乌托邦

著者 (美)麦克唐纳

译者 黄文娟

责任编辑 陈哲泓

封面设计 刘怡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8.2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795-7/D·218

定 价 48.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欧诺弥亚译丛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华灵 王 涛 吴 彦

杨天江 徐震宇 黄 涛

欧诺弥亚译丛·总序

近十余年来,汉语学界政治法律哲学蔚然成风,学人开始崇尚对政治法律生活的理性思辨,以探究其内在机理与现实可能。迄今为止,著译繁多,意见与思想纷呈,学术积累逐渐呈现初步气象。然而,无论在政治学抑或法学研究界,崇尚实用实证,喜好技术建设之风气亦悄然流传,并有大占上风之势。

本译丛之发起,旨在为突破此等侧重技术与实用学问取向的重围贡献绵薄力量。本译丛发起者皆为立志探究政法之理的青年学人,我们认为当下的政法建设,关键处仍在于塑造根本原则之共识。若无此共识,则实用技术之构想便似空中楼阁。此处所谓根本原则,乃现代政法之道理。

现代政法之道理源于对现代人与社会之深入认识,而不单限于制度之塑造、技术之完美。现代政法世界之塑造,仍需重视现代人性之涵养、政道原则之普及。若要探究现代政法之道,勾画现代人性之轮廓,需依傍塑造现代政法思想之巨擘,阅读现代政法之经典。只有认真体察领悟这些经典,才能知晓现代政法原则之源流,了悟现代政法建设之内在机理。

欧诺弥亚(Εὐνομία)一词,系古希腊政治家梭伦用于描述理想政制的代名词,其着眼于整体福祉,而非个体利益。本译丛取其古

意中关切整体命运之意,彰显发起者们探究良好秩序、美好生活之要旨。我们认为,对现代政治法律道理的探究,仍然不可放弃关照整体秩序,在整体秩序之下看待个体的命运,将个体命运同整体之存续勾连起来,是现代政法道理之要害。本译丛对现代政治法律之道保持乐观心态,但同样尊重对古典政法之道的探究。我们愿意怀抱对古典政法之道的崇敬,来沉思现代政法之理,展示与探究现代政法之理的过去与未来。

本译丛计划系统译、引介西方理性时代以降求索政法道理的经典作家、作品。考虑到目前已有不少经典作家之著述译译为中文,我们在选题方面以解读类著作为主,辅以部分尚未译为中文的经典文本。如此设计的用意在于,我们希望借此倡导一种系统、细致解读经典政法思想之风气,反对仅停留在只言片语引用的层面,以期在当下政治法律论辩中,为健康之政法思想奠定良好基础。

译丛不受过于专门的政法学问所缚,无论历史、文学与哲学,抑或经济、地理及至其他,只要能为思考现代政法之道理提供启示的、能为思考现代人与现代社会命运有所启发的,皆可纳入选目。

本译丛诚挚邀请一切有志青年同我们一道沉思与实践。

欧诺弥亚译丛编委会

二零一八年元月

致 谢

诚然，一切学术著作皆有多种缘起，有各种不同却最终趋同的系谱。我这本关于莫里斯的著作也不例外。首先，我对莫里斯理论的兴趣源自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阿什克拉夫特。他那可靠的历史意识迫使我去查阅资料，引导我审视这种方式，即理论总是一种与历史行动者相联系的、活的实践。他的“新历史主义”立场很清楚地表现在前面的研究中，尽管我确信，如果今天他还活着，他很可能不会同意我阐述他元理论的方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阿尔比恩·厄敦克和维克多·沃尔芬斯泰因进一步的帮助下，我能够对我的莫里斯论文进行最后修改润色。其次，在打磨该论文将之修改成观点前后一致的学术著作时，克雷格·卡尔霍恩给予了莫大的帮助。他阅读了我的书稿，促使我开始更加清晰地思考本学科之外的一些问题和莫里斯潜在地生活在现代理论世界中之方式。最近，切普·罗德的善意支持与敦促使我对书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

我要同样感谢列克星敦出版社的罗宾·阿德勒对本书起初的兴趣和凯莉·考伯当下的支持。列克星敦出版社的林恩·韦伯、凯伦·约翰逊在出版编排方面给予莫大的帮助。感谢下列人士的支持、其学术友谊及其有益的评论，他们是：克莱德·巴罗、特瑞

尔·卡弗、曼弗雷德·恩素、彼得·麦克拉伦、卡尔·施纽利斯、保罗·特姆巴斯。

感谢我的妹妹杰米·费切斯和我母亲苏珊·海曼一直为我提供学术支持和情感支持,没有她们,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另外,感谢凯文·弗斯金的学术友情及其富有洞见的批判。最后,感谢苏珊娜在长达几个月的工作中为该书稿付出的耐心与热情。

本书第一章中的部分内容以《政治理论与文化批评:走向文化政治理论》为题目首次发表在《政治思想史》第14期第3卷(1990年秋季)509、514—524页,在这里稍作改动。经出版社同意,由印记学术出版社再版。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同意再版诺曼·凯尔文主编的《威廉·莫里斯书信集》(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和1987年)第1卷与第2卷中的部分内容。

目 录

致谢 / i

引 言 / 1

第一章 文化政治的问题 / 14

第二章 博览会和艺术的阶级政治 / 46

第三章 向艺术政治经济学迈进:约翰·罗斯金和美学理论中
劳动之表征 / 71

第四章 构建审美自我:中世纪主义、前拉斐尔主义与莫里斯的
早期教育 / 115

第五章 美学理论与政治主体性:莫里斯的艺术演讲 / 155

第六章 威廉·莫里斯的政治理论:革命社会主义、乌托邦实践
与生活之美 / 188

结 语 莫里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 229

参考文献 / 240

索引 / 249

引言

莫里斯早我二十二年出生，我现在比莫里斯过世时的年龄还要长十八岁。我比其年幼许多，现在却作为其长者在写作。借着岁月的磨砺赋予我的智慧，我注意到当他越来越远离我们的个人关系之喧嚣而进入到非个人的历史视角，他就高高地矗立在地平线上，而其同时代最引人注目之人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

——萧伯纳(G. B. Shaw)^①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经历了英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期之一，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是该时期的特征。这些发展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第一次持续繁荣、宪章起义和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复兴、与后期浪漫主义相关的文化实践以及工艺美术运动。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莫里斯的地位如果说不是无可匹敌，也是里程碑式的。莫里斯在成年生活伊始，

^① 萧伯纳(G. B. Shaw),《我所认识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As I Knew Him”),收录于《威廉·莫里斯：艺术家、作家和社会主义者》(William Morris: Artist, Writer, Socialist),第2卷，梅·莫里斯(May Morris)主编(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6), xxxix—xl。

就是一位与前拉斐尔主义和浪漫主义相联系的颇有声誉的诗人。之后成为一名设计师兼手工艺者，在英国和美国掀起装饰艺术界全面复兴的浪潮。他极力反对对古建筑的疯狂摧毁，这期间，他发表演讲，有力地阐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在其垂暮之年，他参与到19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这场政治斗争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鉴于莫里斯才华与成就的多样性，一些学者竭力发掘莫里斯思想中一种潜在的精神特质，这种特征将其生活中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例如，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要确立莫里斯在历史上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贯穿在其生活与工作各个方面的“道德实在论”特质：“正是其生活之实践道德榜样赢得了称赞，其政治与艺术著作的深刻道德洞见赋予了它们生命。”^①莫里斯的同时代人也不乏汤普森谈到的这种特质。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一位在19世纪80年代转向社会主义的艺术家，清楚地看到莫里斯的生活作为一种道德榜样之重要性：

与其说莫里斯的伟大存在于其工作中，还不如说其伟大在于(更多地在于)他本身。因为，毕竟生活比艺术更伟大；所有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皆是个人真实心灵之真情表达，个人出生于这样的时代，又从时代提供的素材中寻找、锻造这种真实的心灵。莫里斯从一开始就反对丑陋、肮脏的商业主义潮流，然而在这股潮流之中，他命运已经注定——正如一位站在溪流之中与溪流搏斗之人，又如一位手下溃败、意欲逃散而自己却竭力使手下们重返战场的船长。

① 汤普森(Thompson)，《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第717页。

莫里斯极端憎恶所有的虚伪,然而其灵魂最最憎恶的,还是现代生活之丑陋与卑劣。我认为这是其生活中伟大而又最激励人心的憎恶。^①

无论是作为一位“吟诵虚无日子的闲散诗人”(这是他用来定义其早期美学自我的一个短语),还是作为一位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吟诗人,莫里斯都保留了他对“现代生活之丑陋与卑劣”的憎恶。卡朋特准确地发现隐含在莫里斯生活中的政治维度。莫里斯对维多利亚生活的道德愤怒建立在其早期美学教育基础上,又不断浮现在其各种活动中——要么间接地浮现在其唯美主义诗学实践中,要么直接地浮现在其支持古建筑保护协会(Anti-Scrape)^②与社会主义的活动中。而且,这种潜在的精神特质有助于产生重要的概念洞见、关联与传播,而正是这些概念洞见、关联与传播,最终使得莫里斯成为西方马克思传统中的一位重要的创新者。

莫里斯在追溯自己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发展时,清晰地辨别出自己生活中这个潜在的政治维度。在《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How I Became a Socialist, 1894)一文中,他探寻了自己是如何提出一种理想的,这种理想最终在实践社会主义中得以完成。“除了对生产美之事物的渴望”,莫里斯指出,“我生活的首要热情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对现代文明的憎恶”。^③ 不应该认为生产“美之事物”与宣称“对现在文明的憎恶”对于莫里斯而言是两个独

① 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自由》,第10卷(Freedom X),第111期(1896年12月)。

② [译注]Anti-Scrape,是保护古建筑物协会(SPAB,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的简称,是由莫里斯和维布(Philip Webb)等人在1877年建立起来的一个协会,该协会反对维多利亚时期在英格兰对古建筑的破坏性修复。

③ 莫里斯(Morris),《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How I Became a Socialist”),载于《正义》(Justice)(1894年6月16日),第6页。

立过程,因为他“对历史的研究及其对艺术的热爱与艺术实践,迫使[他]憎恶[这种]现代文明”。^①另外,如果人们认为,作为一名实践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将不会谈论使其得出政治结论的理想,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莫里斯用艺术在工人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这一非常有意思的呼吁,结束对自己政治发展的反思。他说:“正是艺术领域肩负着为人类树立一种真正理想的责任——一种充满、理性生活之理想。在这种生活中,感受美、创造美应该如同人们对面包的需求一样。”^②这不仅仅是一位终身酷爱美、追求美之艺术家的个人旁白,它更是莫里斯有关其早期美学生活对其后期社会主义活动之影响的一个生动表述。

鉴于莫里斯在 19 世纪文化与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围绕其生平与著作的出版业也由此而生。^③然而,尽管市面上有关于他的书籍和文章,其中从新的视角出发提出的研究,尤其是澄清他的美学生涯与其政治活动之间关系的书籍与文章,却相对较少。有关莫里斯美学生涯与其整治活动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著作有两本:一本是麦凯尔(Mackail)的《莫里斯的生平》(*The life of William Morris*, 1924 年),这本著作利用诸多原始资料,首次全面叙述了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汤普森的《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1976 年,修订版),该书首次详细阐述了莫里斯的浪漫主义与其革命政治之间更为紧密的关系,发掘出很多为麦凯尔忽略的原始资料,并阐述莫里斯作为一位重要领导者的社会主义运动史。这两部著作如今都已成为经典。自 1976 年起,有关莫里斯对艺术与政治之理论反思的

① 莫里斯,《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第 6 页。

② 同上。

③ 要了解从 1896 年至 1985 年论莫里斯的著作清单,参见盖瑞·阿霍(Gary Aho),《威廉·莫里斯参考指南》(*William Morris: A Reference Guide*) (Boston: G. K. Hall & Co., 1985)。

著作已不多见,而论述其生活中艺术与政治之关系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被收录在《今日莫里斯》(*William Morris today*)中的文章;^①凯斯门特(William Casement)讨论了莫里斯有关劳动与愉悦之间联系之表达,是一篇有趣的文章;^②另一篇概述莫里斯“乌托邦共产主义”(utopian communism)的文章,试图展示“乌托邦共产主义”对他的后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③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撰写的一部书,揭示了与英国工艺美术复兴运动相关的各种机构的丰富历史,莫里斯既是工艺美术运动的参与者,也是该运动中一位激励人心的人;^④一部论文集,以一种富有争议的、多样性的方式探索了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文学话语和著作;^⑤最后是麦卡锡(Fiona MacCarthy)撰写的、备受欢迎的莫里斯新自传,书中揭示了有关莫里斯个人生活的新信息,并作出他关注女性问题的重要论断。^⑥

本书不是另外一部叙述莫里斯生平的作品,不会将莫里斯人

-
- ① 《今日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Today*)(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1984)是一部作品集,为纪念现代艺术研究所展出的莫里斯生平与工作,它由不同作家撰写而成。
- ② 威廉·凯斯门特(William Casement),《莫里斯论劳动与愉悦》(“Morris on Labour and Pleasure”),载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第12卷(*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12),第3期(1986年秋季刊),第351—382页。
- ③ 弗洛伦斯(Florence)和威廉·布斯(William Boos),《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共产主义》(“The Utopian Communism of William Morris”),载于《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第7期,第3卷(1986年冬季刊),第489—510页。
- ④ 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重新设计世界:威廉·莫里斯,19世纪80年代和工艺美术运动》(*Redesigning The World: William Morris, the 1880s, and the Arts and Craft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⑤ 弗洛伦斯·布斯(Florence Boos)和卡罗尔·西尔弗(Carole Silver)主编《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和文学艺术性》(*Socialism and the Literary Artistry of William Morris*)(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0)。
- ⑥ 《威廉·莫里斯:我们时代的生活》(*William Morris: A Life of Our Time*)(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生中的所有事件和其性情的错综复杂展示、回放给读者。本书的目的既宽广又受限。它是对莫里斯的一次理论与历史梳理,意在阐明这样一些重要的方式,即普通历史行动者如何通过美学话语实践与其对美学话语之质疑成为政治主体。就此而言,我视这部作品为一项关于英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政治研究。^① 本书关注的是莫里斯如何从艺术家转向革命者:莫里斯的这一发展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条件是什么?在其作为一位艺术家提出的观点中,哪些有助于其政治主体性之建构?他又如何在其著作中表现出这些观点?考虑到他的理论的系谱,他以何种方式开始这些重要的概念发展?又以何种方式开始获得对某种具体学术传统的洞见,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不得不就汤普森对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具体描述与其争论,也不得不就莫里斯给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参与者留下的是什么进行商讨。汤普森称莫里斯的美学生活与其革命社会主义之间存在联系,这并非一种新的观点。汤普森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唯一一个试图详细阐述此种联系的学者。而我认为,汤普森并没有很好地审视这种关系,他忽视了莫里斯发展成一名社会主义者的诸多重要方面,更不用说他忽视了该时期文化政治在英国历史上被表述之方式。这种忽视并源自非汤普森学术素养本身。正如汤普森自己指出的,他的著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信息采石场”。^② 这种忽视与其意欲解决的问题有关,也与为之写作的特定读者有关。

正如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的,汤普森的目的在于指出莫里斯是“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榜样,也是一位

① 我所认为的“文化政治”是文化(尤其是美学话语)与某些历史行动者之政治诉求密切相关的方式,以及/或者文化对建构政治主体之重要性的方式。

② 汤普森,《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第768页。

有创见的理论家。莫里斯的浪漫主义道德洞见纠正了正统马克思传统的过度偏离。^①使莫里斯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要继承人,同时表达了他的浪漫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与重要性,这并非易事。汤普森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工作令人钦佩。而我认为,汤普森成功处理该问题之方式使他选择性地叙述了莫里斯浪漫主义的影响。在汤普森的叙述中,莫里斯的早期美学生活对待维多利亚生活的态度介于反对与默许之间:反对表现在他的早期诗歌中,默许则表现在他后期的唯美主义姿态中。这种描述带来两个问题:其一,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莫里斯还是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发现这种区别,第二,否认莫里斯唯美主义更加积极的作用,如此一来,便使人们看不到美的伦理概念对其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也看不到这一伦理概念在其成为社会主义者时继续发挥的作用。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即使在垂暮之年,莫里斯仍然宣称艺术代表“一种完满、理性生活之真正理想”。这不是否认莫里斯怀抱的社会改革希望——汤普森称之为“火之河流”^②——不是以其不断增加的政治活动为前提。然而,如果我们要理解莫里斯后期的革命社会主义立场——更不用说理解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发起的理论创新,那么就必须全面考察他的浪漫主义(它的现实主义和逃避现实主义)。

在这里,我们猜想汤普森的这种忽视,部分原因在于其写作对象为左翼读者,这些左翼读者认为莫里斯不过是位多愁善感的空

①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争论》(*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London: Verso, 1980),第158—159页。在试图为当代社会主义者挽救莫里斯时,汤普森澄清了,正是与莫里斯浪漫主义相关的道德洞见,才是莫里斯社会主义的区别性特征,它也是莫里斯思想中仍然为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一个方面。要了解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汤普森著《后记:1976年》(“Postscript: 1976”),收录于《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尤其是第778—779页。

② 汤普森,《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第243—274页。

想家。^① 既肯定莫里斯部分浪漫主义遗产的重要性,同时又不颂扬为马克思主义者视作艺术中“堕落的”和“乌托邦”的部分,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主义传统中莫里斯思想的重要新与创新性。无论具体的争论理由是什么,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汤普森已经开始的重要工作。然而,继续这项工作要求我们从汤普森关注的特殊问题中抽离出来,接受我们置身其中的截然不同的理论与政治语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进入与莫里斯作品的对话之中,使其与我们的文化发生关联。

当然,我也是从某个具体的理论语境和政治语境中开始工作,该语境从始至终贯穿在我对莫里斯的讨论之中。首先,正如经验丰富的教育者所熟知,大学里现今的潮流是远离知识传统界限的运动。学科界限是人为划分的,且一直在改变。正如一位论知识之学术语境的评论家所指出,如今有一种空前的跨学科研究趋势。^② 这种趋势因致力于跨学科分析的学术空间(例如,杂志和学位课程)之增长而得以巩固。至少就政治学科(一个构建我学术身份的学科)而言,这种跨学科趋势表现在热切地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中借用工具与概念。^③ 尽管我们的学科被迫通过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涉来拓宽自己的政治领域,然而通常情况下它还未准备好从人文学科——尤其是从与艺术和文学研究相关的学科中获取发展动力。从历史层面讲,行动

① 这暗含在汤普森的这种讨论中,即其对“政治文本的虔诚和在‘乌托邦’这个术语前的胆怯”的讨论,出自《后记:1976》,第792—793页。

② 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第52页。

③ 要了解这在政治理论子领域引起的问题,见约翰·G.冈内尔(John G. Gunnell)著《哲学与政治之间:政治理论的异化》(*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The Alienation of Political Theories*)(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